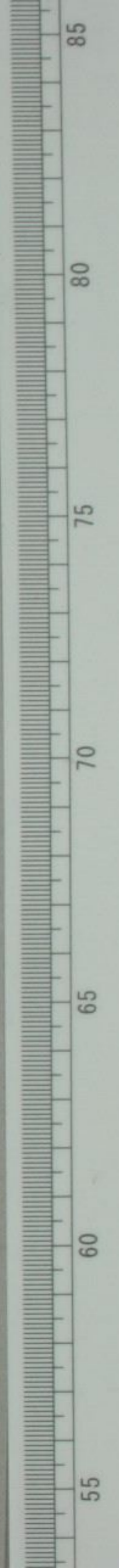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104



文庫 11  
D 292  
104

宋史卷四百四十

列傳第一百九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文苑二

高頔

李度

韓溥

鞠常

宋準

柳開

夏侯嘉正

羅處約

安德裕

錢熙

高頔字子奇開封雍丘人後唐清泰中舉進士同輩給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一

列傳

一



010190562722

之曰何不從裴僕射求知乎時裴皞以左僕射致仕後進無至其門者頤性純樸信其言以文贄於皞明年禮部侍郎馬喬孫知貢舉乃皞門下生也皞以頤語之遂擢乙科四遷魏博觀察支使周顯德中符彥卿奏署掌書記時太宗親迎懿德皇后于大名彥卿遣頤迎候日夕陪接尤伸款好後隨彥卿鎮鳳翔會詔留彥卿洛陽頤復爲天雄軍掌書記後以病免居於魏雍熙二年太宗親試貢士頤子南金舉學究自陳曰臣父年八十四嘗佐使幕久已罷職家貧無以存養願賜一第庶獲寸祿以及老父上問左右其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頤對且言其素行廉介老而彌厲甚爲措紳推重上曰此高頤子耶頤在大名幕中嘗與朕遊處追踰旬月晨暮對按飲食常拱手危坐未曾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惜其老矣不欲煩以官政卽擢南金第拜頤左補闕致仕賜錢十萬後卒于家頤有清節力學彊記手寫書千餘卷彥卿待之甚厚或過致優給頤計口受費餘皆不納彥卿左右多肆貪虐民不能堪及彥卿罷鎮其故時將吏賓客皆心愧無敢復遊魏者惟頤清苦守法魏人愛之在魏三十年無一人言其非者所乘馬老以糜飼之僕夫年七十待之如初時稱其長者次子鼎舉進士至殿中

丞

李度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舉進士度工於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時翰林學士申文炳知貢舉樞密使王朴移書錄其句以薦之文炳卽擢度爲第三人釋褐永寧縣主簿累遷殿中丞知歙州坐事左遷絳州團練使十年不調度在歙州嘗以所著詩刻於石有中黃門得其石本傳入禁中太宗見之謂宰相曰度今安在卽令召至對於便殿與語甚悅擢爲虞部員外郎直史館賜緋端拱初籍田畢交州黎桓加恩命度借太常少卿充官告國信副使上賜詩以寵行未至交州卒

于太平軍傳舍年五十七度之南使每至州府卽借圖經觀其勝迹皆形篇詩以上所賜詩有奉使南遊多好景之句遂題爲奉使南遊集未成編而亡弟康亦善詩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官至太子右贊善大夫

韓浦京兆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少俊敏善屬文周顯德初舉進士累遷歷使府開寶三年自辭難軍掌書記召爲監察御史三遷至庫部員外郎知華州同判靈州再轉司門郎中淳化二年被病表請辭職尋醫許之溥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亶亶然可聽號爲近世肉譜搢紳頗推重之尤善筆札人

多藏其尺牘弟洎亦進士及第

鞠常字可久密州高密人祖真黃縣令父慶孫申州團練判官有詩名常少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二年擢進士第裁二十一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周廣順中宰相范質奏充集賢校理出爲鄆州觀察支使歷永興軍節度掌書記伊陽令顯德四年詣闕進策召試復授猗氏令遷蔡州防禦判官復宰介休魏縣開寶中趙普爲相擢爲著作佐郎時任此官惟常與楊徽之李若拙趙隣幾四人皆有名於時常應舉時著四時成歲賦萬餘言又爲春蘭賦頗存興託後爲清河令七年卒年四十七子仲

謀字有開雍熙中進士有材幹歷御史東京留守推官陝西轉運至兵部員外郎仲謀集其父所爲文成二十卷弟愉周廣順中進士與常齊名

宋準字子平開封雍丘人祖彥升庫部員外郎父鵬祕書郎準開寶中舉進士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擢準甲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捨非當太宗怒召準覆試于便殿見準形神偉茂程試敏速甚嘉之以爲宜首冠俊造由是復擢準甲科卽授祕書省祕書郎直史館八年受詔修定諸道圖經俄奉使契丹復命稱旨明年出知南平軍會改軍爲太平州依前知州事

就加著作佐郎太平興國四年遷著作郎通判梓州轉  
左拾遺歸朝預修諸書八年同知貢舉出爲河北轉運  
使歲餘以本官知制誥雍熙中加主客員外郎復預知  
貢舉俄判大理寺四年被病遷金部郎中罷知制誥端  
拱二年卒年五十二賜錢百萬准美風儀善談論辭采  
清麗涖官所至皆有治聲盧多遜之南流也李穆坐同  
門生黜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  
操常惡多遜專恣固非其黨也上寤未幾盡復穆舊官  
時論以此稱之天禧三年錄其子大年試祕書省校書  
郎準從弟可觀金部郎中族子郊祁並天聖二年進士

甲科別有傳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父承翰乾德初監定  
異有膽勇周顯德末從父任南樂夜與家  
盜入室衆恐不敢動開裁十三亟取劔逐之  
開揮刃斷二足指旣就學喜討論經義五代文格淺  
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肖愈字紹元旣而改名字  
爲能開聖道之塗也著書自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  
生作二傳以見意尚氣自任不顧小節所交皆一時豪  
傑范杲好古學大重開文世稱爲柳范王祐知大名開  
以文贄大蒙賞激楊昭儉盧多遜並加延獎開寶六年

舉進士補宋州司寇參軍以治獄稱職遷本州錄事參  
軍太平興國中擢右贊善大夫會征太原督楚泗八州  
運糧選知常州遷殿中丞徙潤州拜監察御史召還知  
貝州轉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坐與監軍忿爭貶上蔡  
令會大舉北征開部送軍糧將至涿州有契丹酋長領  
萬騎與米信戰相持不解俄遣使給言求降開謂信曰  
兵法云無約而請和謀也彼將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遲  
疑不決踰二日賊復引兵挑戰後偵知果以矢盡俟取  
于幽州也師還詣闕上書願從邊軍效死太宗憐之復  
授殿中侍御史雍熙中使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  
未有以報年裁四十膽力方壯今契丹未滅願陛下賜  
臣步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爲陛  
下復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上以五代戰爭以來  
自節鎮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曉政事人受其弊欲兼  
用文士乃以侍御史鄭宣戶部員外郎趙載司門員外  
郎劉墀並爲如京使左拾遺劉慶爲西京作坊使開爲  
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州全西延洞有粟氏聚族五百  
餘人常鈔劫民口糧畜開爲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辯  
者得三輩使人諭之曰爾能歸我卽有厚賞給田爲屋  
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爲質率

其會四人與一吏偕來開厚其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數日遣還如期携老幼悉至開卽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會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十萬淳化初移知桂州初開在全州有卒訟開開卽杖背黥面送闕下有司言卒罪不及徒召開下御史獄劾繫削二官黜爲復州團練副使移滁州復舊官知環州三年移邠州時調民輦送趣環慶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轉運使復督後運民數千人入州署號訴開貽書轉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芻糧之數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不罷開卽馳詣闕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又知曹邢二州真宗卽位加知京使歸朝命知代州上言曰國家勅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卽羣小畏服又西鄙今雖歸明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爲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兇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



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涼厚結其心  
爲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  
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  
猛將則又縣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  
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  
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  
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更召  
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  
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  
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  
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  
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  
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  
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  
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  
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  
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  
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爲左右贊弼之任又天  
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  
千戶已上選朝官知三千戶已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

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  
量省減免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  
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  
不和伺隙則致于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  
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  
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  
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卽斷合  
行卽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姦諛之黨臣久塵著位浸  
荷恩寵辭狂理拙唯聖明恕之開至州葺城壘戰具諸  
將多沮議不協開謂其從子曰吾觀昴宿有光雲多從

北來犯境上寇將至矣吾聞師克在和今豈可怨我一  
旦寇至必危我矣卽求換郡徙忻州刺史及丹犯邊  
開上書又請車駕觀兵河朔四年徙滄州道病首瘍卒  
年五十四錄其子涉爲三班奉職開善射喜奕棊有集  
十五卷作家戒千餘言刻石以訓諸子性倜儻重義在  
大名嘗過酒肆飲有士人在旁辭貌稍異開詢其名則  
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聞王祐薦義將丐之問所  
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卽罄所有得白金百餘兩益錢數  
萬遺之開兄肩吾至御史肩吾三子湜灝沆並進士第  
灝祕書丞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少有俊才太平興國中舉進士歷官至著作佐郎使于巴陵爲洞庭賦曰楚之南有水曰洞庭環帶五郡森不知其幾百里臣乙酉夏使岳陽抵湖上思構賦明日披襟而觀之則翼然動促然跂慄然駭愕然貽悅若駕春雲而軾霓浩若浮汗漫而朝躋退若據泰山之安進若履千仞之危惜若無識智若通微跛若不倚蹠若將馳耳不及掩目不暇逃情悸心嬉二三日而後神始宅氣始正若此不敢以賦爲事者二年然眷眷不已一日登崇直望大澤有雲崒兮興歛兮止興止未霽忽若有遇出是瀆陽輝沐芳澤觀一異

人于巖之際霞爲裾雲爲袂冰膚雪肌金珙玉珮浮丘美門斯實其對因言曰若非好辭者耶臣曰然然則若智有所不通識有所不窮用不通不窮而循乎無端之紀若得無殆乎臣又曰然然志極則物應思精則道來嘉若之勤無諱談吾爲若稱云太極之生日地曰天中含五精五精之用而水居一焉水之疏通則爲江兮遠則爲河積則爲瀦兮總則爲湖若今所謂洞庭者傑立而孤廓然如無區其大無徒舍陽字陰玄神之都曖曖昧昧百川不敢逾有若臣者有若賓者有若僕者有若子者有若附庸者有若娣姒者若禹會塗山武巡牧野

千出百會咸處麾下每六合澄靜中流迴睨莽莽蒼蒼  
纖靄不翳太陽望舒出沒其間萬頃咸沸彊而名之爲  
巨澤爲長川爲水府爲大淵縱之不踰跼之不卑乍若  
賢人以重自持誘之不前犯之愈堅又若良將以謀守  
邊澎澎濞濞浩爾一致又若太始未有仁義沖沖漠漠  
二氣交錯又若混沌凝然未鑿此乃方輿之心胷溟海  
之郭郭也三代之前其氣濩落浩浩滔天與物迴薄滅  
木襄陵無際無廓上帝降鑿巨人斯作乃命玄夷授禹  
之機隧山陁谷滌源暢微然後若金在鎔若木在工流  
精成器夫何不通是澤之設允執厥中旣巽其性遂得  
其正有升有降有動有靜臣應之曰升降動靜可得聞  
乎神曰水之性非圓非方非柔非剛非直非曲非玄非  
黃劃象爲坎本乎羲皇外婉而固內健而彰降以姤始  
升以復張其靜處陰其動隨陽六府之甲萬化之綱式  
觀是澤乃知天常若乃四序之變九夏攸處烘然而炎  
沸然而煮羣物鴻洞燦爲隆暑澤之作頎然其容若去  
若住若茹若吐靈趨怪觀香不可覩蒸之爲雲散之爲雨  
倏忽萬象如還太古真可嘉也若乃秋之爲神素氣清  
泚肅肅脩脩羣籟四起澤之動黝然其姿若挺若倚若  
行若止巽宮離離爲之騰風蒼梧崇崇爲之供雲四顧

一色黯然氤氳其聲瀾瀾若商非商若徵非徵東湊海  
門一浪千里又足畏也言其狀則石然而骨岸然而革  
氣然而榮泮然而脉有山而心有洞而腹有玉而體有  
珠而目穹鼻孤島呀口萬谷臂帶三吳足跬荆巫或跂  
然而望或翼然而趨彭蠡震澤詎可云乎臣又問曰澤  
之態已聞命矣水之族將如何居神曰大道變易或文  
或質沉潛自遂其類非一或被甲而擅或曳裾而圓或  
禿而跋或角而蜿或吞而呀或吐而牙或心以之蟹或  
目以之蝦或脩臂而立或橫鷺而疾或髮於首或髯於  
肘或儼而莊或毅而黝彪彪玢玢若大虛之含萬彙各  
循其生而合乎羣者也臣又問曰若神之資其品何如  
也神曰清矣靜矣麗矣至矣邈難知矣肇于古古有所  
未達形于今今有所未察非希夷合其心於自然然後  
上天入地把三根六況水居陸處夫何不燭彼鯨鯉之  
賢轡龍之仙乃吾之肩也其餘海若天吳陽侯神胥齷  
齷而遊曾不我儔臣又問曰易稱王公設險是澤之險  
可以爲固而歷代興衰其義安取神曰天道以順不以  
逆地道以謙不以盈故治理之世建仁爲旌聚心爲城  
而弧不暇弦矛不暇鋒四海以之而大同何必恃險阻  
何必據要衝若秦得百二爲帝齊得十二而王其山爲

金其水爲湯守之不義歛然而亡水不在大恃之者敗  
水不在微怙之者危若漢疲於昆明桀困於酒池亦其  
類也故黃帝張樂而興三苗棄義而傾則知洞庭之波  
以仁不以亂以道不以賊惟賢者觀其知而後得也於  
是盤桓徒倚凝精流視罄以辭對倏然而晦徐鉉見之  
曰是玄虛之流也人多傳寫端拱初太宗知其名召試  
辭賦擢爲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祕閣賜緋魚元夕上御  
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云兩制誠堪  
羨青雲侍玉輿上依韻和以賜之有狹劣終雖舉通才  
列上居之句議者以爲誠嘉正之好進也未幾被病詔  
以爲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鬻得錢輦歸家忽一緡自  
地起立良久而仆聞者異之嘉正疾遂篤月餘卒年三  
十七子紆太子中舍

羅處約字思純益州華陽人唐酷吏希奭之裔孫伯祖  
袞唐末爲諫官父濟仕蜀爲升朝官歸朝至太常丞處  
約嘗作黃老先六經論曰先儒以太史公論道德先黃  
老而後六經此其所以病也某曰不然道者何無之稱  
也無不由也混成而仙兩儀至虛而應萬物不可致詰  
況名之曰道道旣名矣降而爲聖人者爲能知來藏往  
與天地準故黃老姬孔通稱焉其體曰道其用曰神無

適也無莫也一以貫之胡先而尊孰後而愧六經者易以明人之權而本之於道禮以節民之情趣於性也樂以和民之心全天真也書以敘九疇之祕煥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是道與六經一也矧仲尼祖述堯舜而況於帝鴻氏乎華胥之治大上之德史傳詳矣老聃世謂方外之教然而與六經皆足以治國治身清淨則得之矣漢文之時未遑學校竇后以之而治曹參得之而相幾至措刑且仲尼嘗問禮焉俗儒或否其說余曰春秋昭十七年邾子來朝仲尼從而學焉俾後之人敦好問之旨矧老子有道之士周之史氏乎余謂六經之教化而不已則臻于大同大道之行則蜡賓息歎黃老之與六經孰爲先而孰爲後乎又何必繼藉王帛然後爲禮籥虞鑄鼓然後爲樂乎余謂太史公之志斯見之矣惡可以道之跡儒之未相戾而疾其說病之者可以觀徼未可以觀妙人多重之登第爲臨渙主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吳縣王禹偁知長州縣日以詩什唱酬蘇杭間多傳誦後並召赴闕上自定題以試之以禹偁爲右拾遺處約著作郎皆直史館賜緋魚會下詔求讜言處約上奏曰伏覩今年春詔旨責以諫官備員未嘗言事雖九寺三監之官亦得

盡其謹議陛下處恭勞神厲精求理力行王道坐致太平心先天而不違德生民而未有所以散玄黃之協氣爲動植之休祥而猶不伐功成屢求獻替此真唐堯虞舜之用心也臣累日以來趨朝之暇或於卿士之內預聞時政之言皆曰聖上以三司之中邦計所屬簿書既廣綱條實繁將求盡善之規冀協酌中之道竊聞省上言欲置十二員判官兼領其職貴各司其局允執厥中臣以三司之制非古也蓋唐朝中葉之後兵寇相仍河朔不王軍旅未弭以賦調筦權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然國用所須朝廷急務故僚吏之屬倚注尤深或重其位以處之優其祿以寵之黽勉從事者姑務其因循盡瘁事國者或生於睚眦因循則無補於國睚眦則不協於時或淺近之人用指瑕於心計深識之士以多可爲身謀蠹弊相沿爲日已久今若如十二員判官之說亦從權救敝之一端也然而聖朝之政臻乎治平當求稽古之規以爲垂世之法臣嘗讀說命之書以爲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又二典曰若稽古帝堯若稽古帝舜皆謂順考古道而致治平以臣所見莫若復尚書都省故事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筦權支度之事均



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令則金部倉部安能知儲廩帑藏之盈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久生常況此却復都省之事下臣猶能僉知其可況陛下聰明濬哲乎然議者以爲不行已久難於改更若斷自宸心下於相府都省之制故典存焉上令下從孰爲不可蓋人者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在周易有之天地革而四時成此言能改命而刑制及小人樂成則革面以順上矣况三司之名興於近代堆案盈凡之籍何嘗能省覽之乎復就三司之中更分置僚屬則愈失其本原矣今三司勾院卽尚書省比部元爲勾覆之司周知內外經費陛下若欲復之則制度盡在迨及九寺三監多爲冗長之司雖有其官不舉其職伏望陛下當治平之日建垂久之規不煩更差使臣別置公署如此則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省其冗員則息其經費故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伏望法天地簡易之化建洪範大中之道可以億萬斯年垂衣裳而端拱矣受詔荆湖路巡撫欲以苛察立名所奏劾甚衆官吏多被黜責淳化三年卒年三十三初濟爲開封府司錄太宗尹京頗嘉其彊幹太平興國中處約與兄賁同舉進

士上臨試知賁濟之子遂選之高等八年處約復登第  
賁後至員外郎處約形神豐碩見者加重雖有詞采而  
急於進用時論亦以此薄之卒後蘇易簡王禹偁集其  
文凡十卷題曰東觀集禹偁爲序易簡表上之詔付史  
館蜀士又有嚴儲者太平興國中進士後直史館使河  
北督軍糧陷于契丹

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臯河南人父重榮晉成德軍節  
度五代史有傳德裕生于真定未朞重榮舉兵敗乳母  
抱逃水竇中將出爲守兵所得執以見軍校秦習習與  
重榮有舊因匿之習先養石守瓊爲子及年壯無嗣以

德裕付瓊養之因姓秦氏習世兵家以弓矢狗馬爲事  
德裕孩提卽喜筆硯遇文字輒爲誦讀聲諸子不之齒  
習獨異之旣成童俾就學遂博貫文史精於禮傳嗜西  
漢書習卒德裕行三年服然後還本姓習家盡以橐裝  
與之凡白金萬餘兩德裕却之曰斯秦氏之蓄於我何  
有丈夫當自樹功名以取富貴豈屑於他人所有耶聞  
者高之開寶二年擢進士甲科歸州軍事推官歷大理  
寺丞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中累遷祕書丞知廣濟軍時  
軍城新建德裕作軍記及圖經三卷優詔嘉獎俄改太  
常博士八年通判秦州就知州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

郎通判廣州未行宰相李昉言其有史才卽以本官直  
史館端拱初改金部員外郎淳化初知開封縣會備三  
館職改直昭文館三年春廷試貢士德裕與史館修撰  
梁周翰並爲考官上顧宰相曰此皆有聞之士而老於  
郎署周翰挾中德裕嗜酒朕聞其能改矣遂並賜金紫  
俄遷司勳員外郎至道初德裕常作九絃琴五絃阮頌  
以獻上稱其詞采古雅至道三年轉金部郎中出知睦  
州還判太府寺咸平五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性介潔以  
風鑑自負王禹偁孫何皆初遊詞場德裕力爲延譽及  
領考試何又其首選然酣飲太過故不被獎擢有集四

十卷

錢熙字太雅泉州南安人父居讓陳洪進署清溪令熙  
幼穎悟及長博貫羣籍善屬文洪進嘉其才以弟之子  
妻之將署熙府職辭不就著楚鴈賦以見志尋復辟爲  
巡官專掌牋奏洪進歸朝熙不敘舊職舉進士雍熙初  
携文謁宰相李昉昉深加賞重爲延譽于朝令子宗諤  
與之游明年登甲科補虔州觀察推官代還寇準掌吏  
部選上封薦錢若水陳充王扶洎熙皆有文得試中書  
遷殿中丞賜緋魚著四夷來王賦以獻凡萬餘言太宗  
嘉之卽以本官直史館淳化中參知政事蘇易簡對太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  
列傳  
宗言趙隣幾追補唐實錄隣幾卒家睢陽卽命熙乘傳  
而往盡取其書來上熙嘗與楊徽之言及張洎錢若水  
將被進用熙與劉昌言同鄉里相親善又語及其事昌  
言因以語洎洎疑熙交構訴之熙坐削職通判朗州俄  
徙衡州就改太常博士真宗卽位遷右司諫李宗諤楊  
億素厚善熙乃與梁顥趙況趙安仁同表請復熙舊職  
不報尋通判杭州政多專達爲轉運使所奏徙通判越  
州熙負氣好學善談笑精筆札狷躁務進自罷職因憤  
恚成疾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八嘗擬古樂府著雜言十  
數篇及措刑論爲職者所許有集十卷子蒙吉亦進士  
及第

宋史卷四百四十終

萬曆二十七年刊

卷四百四十

列傳

七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

列傳第二百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錄軍國事前中書右丞相駱駝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殿學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文苑三

陳充

吳淑

舒雅

黃夷簡

盧稹

謝炎

徐鉉

句中正

曾致堯

刁衍

姚鉉

李建中

洪湛

路振

崔遵度

陳越

陳充字若虛益州成都人家素豪盛少以聲酒自娛不  
樂從宦邑人敦迫赴舉至京師有名場屋間雍熙中天  
府禮部奏名皆爲進士之冠廷試擢甲科釋褐孟州觀  
察推官就改掌書記會寇準薦其文學得召試授殿中  
丞出知明州入爲太常博士直昭文館遷工部刑部員  
外郎久病告滿除籍真宗憐其貧病令致仕給半奉未  
幾病間守本官仍充職以久次遷兵部員外郎景德中  
與趙安仁同知貢舉改工部刑部郎中大中祥符六年  
以足疾不任朝謁出權西京留守御史臺旋以太官分  
司卒年七十充詞學典贍唐牛僧孺著善惡無餘論言  
堯舜之善伯鯀之惡俱不能慶殃及其子充因作論以  
反之文多不載性曠達善談詭澹於榮利自號中庸子  
上頗熟其名以疾故不登詞職臨終自爲墓誌有集二  
十卷

吳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父文正仕吳至太子中允好  
學多自繕寫書淑幼俊爽屬文敏速韓熙載潘佑以文  
章著名江左一見淑深加器重自是每有滯義難於措  
詞者必命淑賦述以校書郎直內史江南平歸朝夕不  
待調甚窮窘俄以近臣延薦試學士院授大理評事預  
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一日召對便殿出古

碑一編令淑與呂文仲杜鎬讀之歷太府寺丞著作佐郎始置祕閣以本官充校理嘗獻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賞其學問優博又作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注釋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遷水部員外郎至道二年兼掌起居舍人事預修太宗實錄再遷職方員外郎時諸路所上閏年圖皆儀鸞司掌之淑上言曰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祕奧國家之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祖入關蕭何收秦籍由是周知險要請以今閏年所納圖上職方又州郡地里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則何以傳合他郡望令諸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一上職方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州輪廣如指掌而斯在從之會詔詢禦戎之策淑抗疏請用古車戰法上覽之頗嘉其博學咸平五年卒年五十六淑性純靜好古詞學典雅初王師圍建業城中乏食里閭有與淑同宗者舉家皆死惟存二女孩淑卽收養如所生及長嫁之時論多其義有集十卷善筆札好篆籀取說文有字義者千八百餘條撰說文五義三卷又著江淮異人錄三卷祕閣閑談五卷子安節讓夷遵路皆進士及第遵路官至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舒雅字子正久仕李氏江左平爲將作監丞後充祕閣

校理好學善屬文與吳淑齊名累遷職方員外郎求出  
得知舒州仍賜金紫恬於榮宦州之潛山靈僊觀有神  
僊勝迹郡秩滿卽請掌觀事東封就加王客郎中改直  
昭文館轉刑部在觀累年優游山水吟詠自樂時人美  
之卒年七十餘弟雄端拱二年進士

黃夷簡字明舉福州人父延樞爲王審知從事甚被親  
遇嗣王延鈞以女妻之錢氏取福州署光祿卿夷簡少  
孤好學有名於江東爲錢惟治明州判官太平興國初  
隨錢俶來朝授檢校祕書少監元帥府掌書記賜以襲  
衣器幣鞍勒馬八年俶讓元帥改授夷簡淮海國王府

判官雍熙四年俶改封許王出鎮南陽加夷簡倉部員  
外郎充許王府判官俶薨歸朝爲考功員外郎累遷都  
官郎中掌名表人頗稱其得體至道二年上言浙右人  
無預館閣之職者因自陳嘗勸錢俶入朝詞甚懇激太  
宗憐之命直祕閣俄判吏部南曹咸平中召試翰林遷  
光祿少卿初宰相張齊賢欲引夷簡與曾致堯並知制  
誥有急制值舍人出院卽封除自命夷簡草之物議以  
爲不可故但進秩而已景德中夷簡被病告滿二百日  
御史臺言當除籍真宗以其吳越舊僚有詞學且年老  
母在特命續其月廩大中祥符初遷祕書少監三年丁



內艱上遣中使存門賻贈有加因請護母喪歸浙右許之且欲不絕其奉給特授檢校祕書監平江軍節度副使踰年卒年七十七夷簡喜談論善屬文尤工詩詠老而不輟嘗攝鴻臚卿護許國長公主葬在道駙馬都尉魏咸信禮接甚薄夷簡銜之言於上云發引之日以錢三十千遺臣治裝不重王人若有輕國命之意臣拒不納上遣中使誥咸信咸信言夷簡始受命屢有求丐又獻挽詞以希賂遺臣皆不敢受以是爲慊旣而夷簡又貢歌詩一編大率譏咸信吝嗇且形于怨詛復言所未受三十千錢意欲索取真宗甚鄙之且不欲其詩歌而

布於外命中書召夷簡對焚之士大夫以是薄其爲人浙右士之秀者又有盧稹謝炎許洞

盧稹字叔微杭州人幼穎悟七歲能詩十二學屬文及長曉五經大義酷嗜周易孟子端拱初游京師時徐鉉以宿儒爲士子所宗覽稹文甚奇之爲延譽於朝是年登進士第調補真定東鹿主簿至府值契丹圍城未及赴官卒年二十七嘗著五帝皇極志孺子問翼聖書數十篇

謝炎字化南蘇州嘉興人父崇禮泰寧軍掌書記炎慕韓柳爲文與盧稹齊名時謂之盧謝稹悞懦炎勁急反

相厚善端拱初舉進士調補昭應主簿徙伊闕連知華  
容公安二縣卒年三十四集二十卷

許洞字洞天蘇州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致仕洞性  
疎雋幼時習弓矢擊刺之伎及長折節勵學尤精左氏  
傳咸平三年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嘗詣府白事有卒  
踞坐不起卽杖之時馬知節知州洞又移書責知節知  
節怒其狂狷不遜會洞輒用公錢奏除名歸吳中數年  
日以酣飲爲事常從民坊貰酒一日大署壁作酒歌數  
百言鄉人爭往觀其酷數倍乃盡捐洞所負景德二年  
獻所撰虎鈴經二十卷應洞識韜略運籌決勝科以貢

禮賦罷就除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獻三盛  
禮賦召試中書改烏江縣主簿卒年四十二有集一百  
卷又著春秋釋幽五卷演玄十卷

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十歲能屬文不妄游處與韓  
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仕吳爲校書郎又仕南唐李  
昇父子試知制誥與宰相宋齊丘不協時有得軍中書  
檄者鉉及弟錯評其援引不當檄乃湯悅所作悅與齊  
丘誣鉉錯洩機事鉉坐貶秦州司戶掾錯貶爲烏江尉  
俄復舊官時景命內臣車延規傳宏營屯田於楚州處  
事苛細人不堪命致盜賊羣起命鉉乘傳巡撫鉉至楚

州奏罷屯田延規等懼逃罪鉉捕之急權近側目及輔  
得賊首卽斬之不俟報坐專殺流舒州周世宗南征景  
徐鉉饒州俄召爲太子右諫德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  
景死事其子煜爲禮部侍郎通署中書省事歷尚書右  
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宋師圍金  
陵煜遣鉉求緩兵時煜將朱令贇將兵十餘萬自上江  
來援煜以鉉旣行欲止令贇勿令東下鉉曰此行未保  
必能濟艱江南所恃者援兵爾柰何止之煜曰方求和  
解而復決戰豈利於汝乎鉉曰要以社稷爲計豈顧一  
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雖不能緩兵  
而入見辭歸禮遇常時同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  
聲甚厲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  
他太祖嘆曰忠臣也事當如李氏命爲太子率更令  
太平興國初李昉獨直翰林鉉直學士院從征太原軍  
中書詔填委鉉援筆無滯辭理精當時論能之師還加  
給事中八年出爲右散騎常侍遷左常侍淳化二年廬  
州女僧道安誣鉉姦私下吏道安坐不實抵罪鉉亦貶  
靜難行軍司馬初鉉至京師竟被毛褐者輒晒之邠州  
苦寒終不御毛褐致冷疾而呂晨起方冠帶遽索筆手  
疏約束後事又別署曰道者天地之母書訖而卒年七

十六鉉無子門人鄭文寶護其喪至汴湖仲容歸其葬於南昌之西山鉉性簡淡寡欲貴直無矯飾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獻者所求必如其請鉉精小學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書亦工嘗受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說文序曰許慎說文序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大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勢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變巧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至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楊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之行已久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反以篆籀爲奇怪之迹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志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

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獨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而賤目也自唐末喪亂經籍道息有宋膺運人文國典粲然復興以爲文字者六藝之本當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敢竭愚陋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列序於後俾夫

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葉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幾學者有所適從焉錯亦善小學嘗以許慎說文依四聲譜次爲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譜鉉序之曰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蒼頡謨鳥迹而文字之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潤色之李斯變小篆以簡易之

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隸而人競趣省古法一變字義浸  
譌先儒許慎患其若此故集倉雅之學研六書之旨博  
訪通識考於賈逵作說文解字十五篇凡萬六百字字  
書精博莫過於篆籀之體極於斯焉其後賈魴以三  
春之書皆爲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後漢及今千  
有餘歲凡善書者皆草隸焉又隸書之法有刪繁補闕  
之論則其譌僞斷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於前夫  
聖人創制皆有依據不知而作君子慎之及史闕文格  
言斯在若草木魚鳥形聲相從觸類長之良無窮極苟  
不折之以古義何足以觀故叔重之後王篇切韻所載  
習俗雖久要不可施之於篆文往者李陽冰天縱其能  
中興斯學贊明許氏與焉英發然古法背俗易爲埋微  
方今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學者殊寡舊章罕存秉筆操  
觚要資校閱而偏傍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  
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鏞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  
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觀錯又集通釋四  
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玄旨正陽冰之新義折  
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盡矣今此書止欲便於檢  
討無恤其他故聊存古訓以爲別識其餘敷演有通釋  
五音凡千卷貽諸同志云鉉親爲之篆鏤板以行於世

錯字楚金四歲而孤母方教鉉未暇及錯能自知書李  
景見其文以爲祕書省正字累官內史舍人因鉉奉使  
入宋憂懼而卒年五十五李穆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  
嘆曰二陸不能及也鉉有文集三十卷質疑論若干卷  
所著稽神錄多出於其客蒯亮錯所著則有文集家傳  
方輿記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云

句中正字坦然益州華陽人孟昶時館于其相母昭裔  
之第昭裔奏授崇文館校書郎復舉進士及第累爲昭  
裔從事歸朝補曹州錄事參軍汜水令又爲潞州錄事  
參軍中正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太平興國

二一年獻八體書太宗素聞其名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  
館被詔詳定篇韻四年命副張洎爲高麗加恩使還遷  
左贊善大夫改著作郎與徐鉉重校定說文模印頒行  
太宗覽之嘉賞因問中正凡有聲無字有幾何中正退  
條爲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之也時  
又命中正與著作佐郎吳鉉大理寺丞楊文舉同撰定  
雍熙廣韻中正先以門類上進面賜緋魚俄加太常博  
士廣韻成凡一百卷特拜虞部員外郎淳化元年改直  
昭文館三遷屯田郎中杜門守道以文翰爲樂太宗神  
主及謚寶篆文皆詔中正書之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

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坐問  
所書幾許時中正曰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上嘉歎良  
久賜金紫命藏於祕閣時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  
上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曉命中正與杜鎬詳驗以  
聞援據甚悉五年卒年七十四中正喜藏書家無餘財  
子希古希仲並進士及第希仲太常博士蜀人又有孫  
逢吉林罕逢常爲蜀國子毛詩博士檢校刻石經罕  
亦善文字之學嘗著說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說刻石  
蜀中

曾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解褐  
符離主簿梁州錄事參軍三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改祕  
書丞出爲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秋租惟湖州  
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各按賞罰  
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甚所言刻薄不可行詔  
戒致堯毋擾俄徙知壽州轉太常博士致堯性剛率好  
言事前後屢上章奏辭多激訐真宗卽位遷主客員外  
郎判鹽鐵勾院張齊賢薦其材任詞職命翰林試制詰  
既而以輿議未允而罷李繼遷擾西鄙靈武危急命張  
齊賢爲涇原頌寧還慶等州經畧使選致堯爲判官仍  
遷戶部員外郎既受命因抗疏自陳願不受章級之賜



詞旨狂躁詔御史府鞠其罪黜爲黃州副使奪金紫未幾復舊官改吏部員外郎歷知秦臬蘇揚鄂五州大中祥符初遷禮部郎中坐知揚州日請二月奉降掌昇州推酷轉戶部郎中五年卒年六十六致堯頗好纂錄所著有僊鳧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三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一十五篇子易從易占皆登進士第

才衍字元賓昇州人父彥能仕南唐爲昭武軍節度衍用蔭爲祕書郎集賢校理衣五品服以文翰入侍甚被親昵李煜嘗令直清輝殿閣中外章奏金陵平從煜歸宋太祖賜緋魚授太常寺太祝稱疾假滿屏居輦下者數歲太平興國初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出仕因撰聖德頌獻之詔復本官出知睦州桐廬縣會詔羣臣言事衍上諫刑書謂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悉禁止之巡檢使臣捕得盜賊亡卒並送本部法官訊鞠無得擅加酷虐古者投姦凶於四裔令遠方囚人盡歸京闕以配務役最非其宜且神臯勝地天子所居豈使流囚於此聚役自今外處罪人望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留於諸務充役又禮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中非用刑行法之處望自今御前不行決罰之

刑殿前引見司鉗黥法具並赴御史臺廷尉之獄敕杖不以大小皆引起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禮監科以重聖皇明刑慎法之意或有犯劫盜亡命罪重者則足釘身國門布令此乃小民昧於刑憲逼於衣食偶然爲惡義不及他彼其慘毒實傷風化亦望減除其法如此則人情不駭各固其生和氣無傷必臻上瑞再遷大理寺丞獻文四十篇召試授殿中丞通判湖州上疏請定天下酒稅額修郡縣城隍條約牧宰除兩浙丁身錢禁汴水流屍凡五事俄知婺州遷國子博士會考校百官殿最所被口以無過得知光州就改虞部員外郎轉運使狀其政績優詔嘉獎徙知廬州真宗卽位遷比部員外郎嘗上疏曰臣聞天下大器也羣生衆畜也治大器者執一以正其度保衆畜者齊化以臻其原故至人謂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又曰帝王乘地而總萬物以用人也則知萬乘之尊一人之位等天地之覆燾若日月之照臨可不慎思慮以安民繫憐舒而被物所以堯舜篤善道以垂化而民謂之所天桀紂懷凶德以害世而民謂之獨夫則君之於民善惡有如是之驗民之於君毀譽有如是之異陛下纂圖茲始布政惟新所宜上順天心下從人欲進善以去惡避

毀而求譽遵唐虞之治斥辛癸之亂私賞無及於小人  
私罰無施於君子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開諫諍之門塞  
讒佞之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無以春秋鼎盛而  
耽於逸游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若太祖之勤儉  
若太宗之惠慈答天地敷錫之意保祖宗艱難之業則  
周成漢文三宗之美不可同年而議擬也代還獻所著  
本說十卷得以本官充祕閣校理出知潁州入爲比部  
員外郎改直祕閣充崇文院檢討時杜鎬陳彭年並預  
檢討衍言此二人可專其任詔許解職判三司開拆司  
預修冊府元龜加主客郎中求領外任得知湖州轉刑  
部郎中歲滿復預編修大中祥符六年書成授兵部郎  
中入朝暴中風眩真宗遣使馳賜金丹已不救年六十  
九衍始仕李氏權勢甚盛父爲藩帥家富於財被服飲  
膳極於侈靡歸宋以純澹夷雅知名于時恬於祿位善  
談笑喜碁奕交道敦篤士大夫多推重之子湛湜渭皆  
登進士第湛刑部郎中湜屯田員外渭太常博士湛子  
繹約天聖中並進士及第  
姚鉉字寶之廬州合肥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  
褐大理評事知潭州湘鄉縣三遷殿中丞通判簡宜昇  
三州淳化五年直史館侍宴內苑應制賦賞花釣魚詩

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以獎之至道初遷太常丞充京西轉運使歷右正言右司諫河東轉運使俄上言曰伏見諸路官吏或彊明蒞事惠愛及民者則必立教條除其煩擾然狡胥之輩非其所便候其罷官悉藏記籍害公蠹政莫甚於此禮云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語曰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斯實聖人之格言國家之急務也欲望所在官吏有經畫利濟事可長久者歲終書歷受代日錄付新官俾之遵守若事有灼然匪便聽上聞俟報改正詔從之咸平三年河決鄆州王陵瑞東壩注鉅野又淮西城中積水壞廬舍以鉉知州事徙州于汶陽鄉之高原委以營度許便宜從事工畢加起居舍人京東轉運使徙兩浙路鉉雋爽頗尚氣薛映知杭州與之不協事多矛盾映撫鉉罪狀數條密以聞詔使劾之當奪一官特除名貶連州文學吉州之萬安抵虔江有贛石舟行其中湍險萬狀鉉過感而賦之以自況大中祥符五年會赦移岳州又移舒州俄授本州團練副使天禧四年卒年五十三鉉文詞敏麗善筆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兩浙課吏寫書亦薛映所倚之一事雖被竄斥猶傭夫荷檐以自隨有集二十卷又采唐人文章纂爲百卷目曰文粹卒後子

嗣復以其書上獻詔藏內府授嗣復永城主簿幼子稱  
俊穎美秀頗善屬辭裁十歲卒鉉紀其事爲聰悟錄人  
多傳之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曾祖逢唐左衛兵曹參軍  
祖禰梁商州刺史辟地入蜀會王建僭據稠預佐命功  
臣左衛將軍建中幼好學十四丁外艱會蜀平侍母居  
洛陽聚學以自給携文遊京師爲王祐所延譽館於石  
熙載之第熙載厚待之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  
大理評事知岳州錄事參軍轉運使李惟清薦其能再

遷著作佐郎監潭州茶肆改殿中丞歷通判道郢二州

榮成務領漕運再表稱薦轉太常博士時言事者多以  
權利進建中表陳時政利害序王霸之畧太宗嘉賞因  
引對便殿賜以緋魚會考諫京朝官建中舊坐公累罰  
金漏其事坐降授殿中丞監在京權易務蘇易簡方被  
恩顧多得對嘗言蜀中文士因及建中太宗亦素知之  
命直昭文館建中父名昭文懇辭改集賢院數月出爲  
兩浙轉運副使再遷主客員外郎歷通判河南府知曹  
解頴葵四州景德中以久次進金部員外郎建中性簡  
靜神風雅秀恬於榮利前後三求掌西京留司御史臺  
尤愛洛中風土就構園池號曰靜居好吟詠每遊山水

多留題自稱巖夫民伯加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建中  
善修養之術會命官校定道藏建中預焉又判太府寺  
大中祥符五年冬命使泗州奉御製汴水發願文就致  
設醮使還得疾明年卒年六十九建中善書札行筆尤  
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習爭取以爲  
楷法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  
獎好古勤學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子周道周士  
並進士及第周士歷侍御史江東陝西轉運三司鹽鐵  
判官賜金紫終工部郎中周民太子中舍

洪湛字惟清昇州上元人曾祖勳南唐崇文館直學士

祖壽桐城令父慶元獻書李煜授奉禮郎補新喻令歸  
宋至寃句令湛幼好學五歲能爲詩未冠錄所著十卷  
爲韶年集舉進士有聲雍熙二年廷試已落復試擢真  
高等解褐歸德軍節度推官召還授右拾遺直史館端  
拱初通判壽許二州歸宋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左正  
言王世則宋沆伏閣請立許王元僖爲儲貳詞意狂率  
太宗怒時沆坐呂蒙正親黨已出爲宜州團練副使上  
因語近臣曰儲副邦國之本朕豈不知但近臣澆薄若  
立太子卽東宮僚屬皆須稱臣官職聯次與上臺無異  
人情深所不安此事朕自有時爾湛坐削職出知容州

黃裳知邕州拯知端州沈知靖州世則知蒙州容之戍  
卒謀竊發者湛偵知亟斬之再遷比部員外郎知郴舒  
二州咸平二年召還命試舍人院復直史館是秋命與  
閣門祇候韓紹輝使荆湖按視民事條奏利病甚衆還  
判三司都磨勘司又與王欽若同知貢舉未幾同修起  
居注時議城綏州邊臣互言利害遣湛與閣門祇候程  
順奇同往按視湛言城之利有七而害有二遂詔營葺  
終以勞人罷之湛美風儀俊辨有材幹凡五使西北議  
邊要真宗有意擢任顧遇甚厚曲宴苑中賦賞詩不移  
晷以獻深被褒賞五年春有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尉  
任懿納賄登第事下御史臺鞫得懿欵云咸平二年補  
太學生寓僧仁雅舍因仁雅求院之主僧惠泰爲道地  
署紙許銀七錠仁雅惠泰隱其二易爲五錠惠泰素識  
王欽若已在貢院乃因館客竄文德僕夫徐興納署紙  
于欽若妻李李密召家僕祁睿書懿名於左臂并口傳  
許賂之數人省告欽若及懿過五揭睿衡持湯飲至省  
欽若遣睿語李令取其銀懿未卽與旣而懿預奏名授  
官未行丁內艱還鄉里仁雅馳書索銀形於詛罵德方  
者賣卜縣市獲其書以告中丞趙昌言具其事奏白請  
逮欽若屬吏先是欽若爲亳州判官睿其廳幹及代歸

以睿從行而未除州之役籍及貢舉事畢會州人張續還鄉行服訖爲睿去籍名至是欽若訴云睿休役之後始傭于家而惠泰未嘗及門欽若方被寵顧乃詔翰林侍讀學士邢昺內侍副都知閻承翰并驛召知曹州邊肅知許州母賓古就太常寺別鞠懿易欵云有妻兄張駕舉進士識湛懿亦與駕同造湛門嘗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秤饋之懿之輸銀也但憑二僧達一主司實不知誰何迺以爲湛納其銀湛適使陝西中途召還時張駕已死審文德徐興悉遁去欽若近參機務門下僕使多新募至不識惠泰故無與左證又固執知舉時未有

邢睿遂以湛受銀法當死特詔削籍流僭州懿杖脊配隸忠靖軍惠泰坐受簡札及隱銀未入已以年七十餘當贖銅八斤特杖一百黥面配商州坑冶仁雅杖脊配隸郢州牢城而不窮用銀之端初王旦與欽若知舉出拜樞密副使以湛代領其事湛之入貢院懿已試第三場畢及官收湛贓家實無物湛素與梁顥善或假顥白金器乃取以輸官六年會赦移惠州至化州調馬驛卒年四十一湛時一子偕行甚幼州以聞特詔賜錢二萬官爲護喪還揚州因詔命官配流嶺外而沒者悉給緡錢聽其歸葬如親屬幼穉者所在遣牙校部送之湛有



集十卷子鼎大中祥符四年進士至度支員外郎直史館鹽鐵判官

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唐相巖之四世孫巖之死嶺外其子琛避地湘潭間遂居焉振父洵美事馬希果署連州從事謝病終于家振幼穎悟五歲誦孝經論語十歲聽講陰符裁百言而止洵美責之俾終其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餘何必學洵美大奇之十二丁外艱母氏慮其廢業日加誨激雖隆冬盛暑未始有懈淳化中舉進士太宗以詞場之弊多事輕淺不能該貫古道因試危言日出賦觀其學術時就試者凡數百人咸聘胎志其所出雖當時馳聲場屋者亦有難色振寒素遊京師人罕知者所作賦尤爲典贍太宗甚嘉之擢寘甲科釋褐大理寺評事通判邠州徙徐州召還直史館復遣之任遷太子中允知濱州一日契丹至城下兵少民相恐衆謂振文吏無戰禦方略環聚而泣振乃親加撫諭且以敵盛不可與爭鋒宜堅壁自守數日契丹引去轉運使劉綜稱其能詔書褒美常作祭戰馬文曰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馬以馳射爲事受命惟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有剽淄

齊者數千騎尚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河南  
岸而還晝夜急騎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  
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曰房駟之精降爲驪駢飲泉  
呀風流沙激霆虎吞孤聳龍媒驚輝丹髦撓霞的穎秋  
星第方著幹宜乘旋膺巉臚角起方背珠明爾其絕塞  
草荒八月隕霜毛縮蹄堅筋舒脉張獸惡恐噬虬獐欲  
驤噴沙散沫千里飛雪困人負紉武士索鐵前遮後突  
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櫪而受緦牧官劬劬歲  
入券書蹄躑纍纍通乎鬼區名駒入駢銜尾入塞勞其  
會長飾以駟僧蜀錦吳纒積如金陵馬歸於我也重幣大  
於彼也輕於是裕黃金之羈浴天池之波鼓鬣雲衢美  
影星河或踈而齧或輶而叱原蠶申禁駟駿何多帝念  
神物來經遠道閤之于內殿養之于外阜飲以玉池秣  
之瑤草窮冬邊廐入我河湑羽書宵飛龍馭北巡選仗  
下之名馬屬閭外之武臣瑠戈電燭禁旅星陳授以長  
策帥以全軍壯士怒兮山可擘猛馬哮兮虎可咋何嘍  
喙之無勇反遷延而避敵冰霜淒淒介甲而馳不飲不  
秣載渴載飢駿馬餒死行人嗟咨委天骨於衢路反星  
精於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誤生芻致祭弊  
帷成禮疾爾崇岡全爾具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

又以西兵未弭入判大理寺改太常丞知河中府徙知鄧州代還判吏部南曹三司催欠憑由司景德中使福建巡撫俄判鼓司登聞院會修兩朝國史以振爲編修官大中祥符初使契丹撰乘輅錄以獻改太常博士左司諫擢知制誥振文詞溫麗屢奏賦頌爲名輩所稱尤長詩詠多警句及居文翰之職深愜物議自是彌加精厲從祀譙臺時同職分局掌事振獨直行在專典綸翰牋奏填委應用無滯時推其敏瞻七年同修起居注張復崔遵度以書事誤失降秩擇振與夏竦代之嗜酒得疾其冬卒年五十八錄其子綸爲太常寺奉禮郎振純

厚無城府恂恂如也時人惜其登用之晚有集二十卷又嘗采五代末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書未成而卒

崔遵度字堅白本江陵人後徙淄州之淄川純介好學始七歲授經於叔父憲嘗以春秋編年史漢紀傳之例問於憲憲曰此兒他日成令名矣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和州主簿換臨汾饋芻糧三抵綏州涉無定河河沙與水混流無定跡陷溺相繼遵度憫之著銘以紀焉端拱初轉運副使夏侯濤上其勤狀召歸對便坐因獻文自薦時新建祕閣命中書試作頌一首擢著作佐

郎淳化中吏部侍郎李至薦之遷殿中丞出知忠州李  
順之亂賊遣其黨張餘來攻遵度領甲士百餘背城而  
戰賊踰堞以入遵度投江中賴州兵援之得免坐失城  
池貶崇陽令移鹿邑咸平初復爲太子中允景德初內  
出遵度名引對崇政殿詔索所著文召試舍人院改太  
常丞直史館會修兩朝國史與路振並爲編修官大中  
祥符元年命同修起居注東封進博士祀汾陰是歲真  
宗以兩省官絕少故因覃慶選補之命爲左司諫遵度  
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淳澹清素於勢利泊如也掌右  
史十餘歲立墀上常退匿楹間慮上之見善鼓琴得其  
深趣所做舍甚湫隘有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其  
上彈琴獨酌儵然自適常著琴箋云世之言琴者必曰  
長三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中者象閨  
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協律郎劉貺以樂器配諸節候而  
謂琴爲夏至之音至於泛聲卒無述者愚嘗病之因張  
弓附案泛其弦而十三徽聲具焉况琴瑟之弦乎是知  
非所謂象者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至之音而  
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  
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  
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大而歲成焉旣

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不節氣之自然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既不可使之應亦不可使之不應數之自然者也既節其應則天地之交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於人常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常有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常有五音而不聞以弦攷之然後聞斯假物者也是故聖人不能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能作琴而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

於六焉氣氣相召其應也必矣卦既畫矣故畫琴焉始以一弦泛桐當其節則清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爲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又右泛有三焉其聲殺而已絃盡則聲滅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書也偶三爲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根於一一鐘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爲一在律爲黃在音爲宮在木爲根在四體爲心衆微由之而生雖曰十三及其節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著之德圓

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微三其節經也絃五其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愚謂琴以中微爲君盡矣夫微十三者蓋盡昭昭可聞者也苟盡絃而考之乃總有二十三微焉是一氣也文絃具之尺絃亦具之豈有長短大小之限哉是則萬物本於天地天地本於太極太極之外以至於萬物聖人本於道道本於自然自然之外以至於無爲樂本於琴琴本於中微中微之外以至於無聲是知作易者考天地之象也作琴者考天地之聲也往者藏音而未談來者專聲而忘琴琴之琴作也庶乎近之苟其闕也

請侯君子世稱其知言七年車小郊建壇恭謝壇上設正坐奉天地配坐奉二聖遵度時與張復同典記注書昊天爲天皇又增聖祖配位坐謬誤降爲右正言復亦責爲工部郎中踰歲並復其秩九年仁宗以壽春郡王開府詔宰相擇着德方正有學術之士咸曰遵度力學有士行時稱長者遂命與張士遜並爲王友改戶部員外郎賜服金紫又資襲衣犀帶緡錢上作七言詩寵之因謂左右曰翊善記室皆府屬也故王皆受拜今賓友之禮當令答拜府中文翰皆遵度所作王讀孝經徹章復以御詩賜之國史成拜吏部員外郎昇郎進封改禮部

郎中充諮議參軍儲宮建又加吏部兼左諭德未幾命使契丹判司農寺遵度性寡合喜讀易嘗云意有疑則彈琴辦其數筮易觀其象無不究也天禧四年八月卒年六十七其子拜官者二人仁宗卽位特詔贈工部侍郎又授其二縣官有集二十卷

陳越字損之開封尉氏人祖守危興道令父夏虞部員外郎越少好學尤精歷代史善屬文辭氣俊拔咸平中詔舉賢良刑部侍郎郭贄薦之策入第四等解褐將作監丞通判舒州徙知端州又徙袁州未幾召還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掌鼓司登聞院頒修冊府元龜與陳從易

劉筠尤爲勤職真宗以其奉薄並命月增錢五千車駕朝陵掌留司名表時稱爲工自是兩府牋奏多命草之黜貴家以銘誌爲請者甚衆遷太常丞羣牧判官祀汾陰擢爲左正言越耿槩任氣喜箴切朋友放曠盃酒間家徒壁立不以屑意然嗜酒過差每食必先引數升罕有醒口亦用是遭疾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四十無子母老人皆傷之越兄咸嘗舉進士未第楊億杜鎬陳彭年列奏爲言真宗憫之及冊府元龜奏御特賜咸同三傳出身故事中書章表皆舍人爲之東封後朝廷多慶禮舍人或以他務所嬰乃擇館閣官得盛度路振劉筠夏

疎宋綬洎越分撰表奏宰相嘗以名聞其後皆在次掌  
外制唯越不及登擢時論惜之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終

宋史卷四百四十二

列傳第二百一

荆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省丞兼監修國史領經進事都總裁脫脫斡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禮部郎中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文苑四

穆脩

石延年

劉潛

蕭貫

蘇舜欽

尹源

黃亢

黃鑑

楊璠

顏太初

郭忠恕

穆脩字伯長鄆州人幼嗜學不事章句真宗東封詔舉

萬曆二十二年刊



齊魯經行之士脩預選賜進士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  
負才與衆齟齬通判忌之使人誣告其罪貶池州中道  
亡至京師叩登聞鼓訴冤不報居貶所歲餘遇赦得釋  
迎母居京師間出遊旬以給養久之補潁州文學參軍  
徙蔡州明道中卒脩性剛介好論斥時病詆請權貴人  
欲與交結往往拒之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  
知白使人召脩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  
脩爲壽且求載名于記脩投金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  
絕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爲族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  
宰相欲識脩且將用爲學官脩終不往見母死自負窆  
以葬日誦孝經喪記不飯浮屠爲佛事自五代文敵國  
初柳開始爲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天下學  
者靡然從之脩於是時獨以古文稱蘇舜欽兄弟多從  
之脩雖窮死然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  
慶曆中祖無擇訪得所著詩書序記誌等數十首集爲  
三卷

石延年字曼卿先世幽州人晉以幽州遺契丹其祖舉  
族南走家于宋城延年爲人跌宕任氣節讀書通大畧  
爲文勁健於詩最工而善書累舉進士不中真宗錄二  
舉進士以爲三班奉職延年耻不就張知白素奇之謂

曰母老乃擇祿耶延年不得已就命後以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鄉縣有治名用薦者通判乾寧軍徙永靜軍爲大理評事詔閣校勘歷光祿大理寺丞上書章獻太后請還政天子太后崩范諷欲引延年延年力止之後諷敗延年坐與諷善落職通判海州久之爲祕閣校理遷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嘗上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爲二邊之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命往河東籍鄉兵凡得十數萬時邊將遂欲以扞賊延年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旣不服

教宜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又嘗請募人使覘廝囉及回鶻舉兵攻元昊帝嘉納之延年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飲多以爲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一仙來飲已乃知劉石也延年雖酣放若不可撓以世務然與人論天下事是非無不當初與天章閣待制吳遵路同使河東及卒遵路言於朝廷特官其一子

劉潛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爲古文以進士起家爲淄州軍事推官嘗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

方與曼卿飲聞母暴疾亟歸毋死潛一慟遂絕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同時以文學稱京東者齊州歷城有李冠舉進士不第得同三禮出身調乾寧主簿卒有東臯集二十卷

蕭貫字貫之臨江軍新喻人俊邁能文尚氣舉進士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安宿二州遷太子中允直史館仁宗卽位進太常丞同判禮院歷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爲京東轉運使時提舉捉賊劉舜卿善捕盜號劉鐵彈恃功爲不法前後畏其凶悍莫敢治貫至發之廢爲民徙江東改知洪州累遷尚書刑部員

外郎坐前使江東不察所部吏受賕降知饒州有撫州司法參軍孫齊者初以明法得官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給娶周氏入蜀後周欲訴于官齊斷髮誓出杜氏久之又納倡陳氏挈周所生子之撫州未踰月周氏至齊梓置廡下出僞券曰若傭婢也敢爾邪乃殺其所生子周訴于州及轉運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饒州蕭使君者訴之事當白矣周氏以布衣書姓名乞食道上馳告貫撫非所部而貫特爲治之更赦猶編管齊濠州遷兵部員外郎召還將試知制誥會管建獻懿二皇太后陵未及試而卒貫臨事敢爲不苟合於時初感疾夢

綠衣中人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麗人以比  
唐李賀

麻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父耆有才名嘗爲  
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舜欽少慷慨有大志狀貌怪偉當  
天聖中學者爲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脩好爲  
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游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  
調滎陽縣尉玉清昭應宮災舜欽年二十一詣登聞鼓  
院上疏曰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詠明君不諱過失而納  
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無至腹誹然言之難  
不如容之難容之難不如行之難有言之必容之行之

則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聽焉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  
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菑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  
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  
下而大臣歸咎于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  
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  
合天意也古者斷决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  
之後陰雨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  
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  
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  
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

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  
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爲祐浹日之  
間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圖脩復都下之人聞者駭  
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  
下富庶帑府流行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  
卽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  
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于內百姓勞于下  
內耗下勞何以爲國況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  
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爲  
陛下計莫若來吉土去佞人脩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  
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  
變脩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  
下脩已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  
詔曰廼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  
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寤  
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又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  
方以求已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  
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  
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  
性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

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  
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  
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  
拱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  
幸也又上書曰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  
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徧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  
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  
進也臣覩乙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  
徃徃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卽位以來屢詔羣  
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

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  
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  
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  
旨意卽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  
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  
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  
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而去  
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  
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  
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

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踈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爲驚惶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尋舉進士收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裂漏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嘗有此大變今四聖接統內外平寧戎夷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及過之耶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有非才苟祿竊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豈施設之政有不便民者乎深宮之中有陰教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羗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脩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無事之時諫

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洶  
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悸之色臣世受君祿身齒國命涇  
濡惠澤以長此軀目覩心思驚怛流涕欲盡吐肝膽以  
拜封奏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謫  
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橫罹中傷  
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震暴  
作臣以謂國家闕失衆臣莫敢爲陛下言者唯天丁寧  
以告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  
踴躍欣抃旬月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  
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收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  
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  
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大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  
也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爲陛下行之豈言事迂闊無所  
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綱紀壞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  
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  
治家者先脩己脩己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  
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適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  
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  
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旰食方罷猶  
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



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  
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  
匱竭民鮮蓋藏誅歛科率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  
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  
憂臣望陛下脩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  
放棄優諧近習之織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  
變以思未圖則天下幸甚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  
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  
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擇昨王隨自吏部  
侍郎遷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爲上相此乃非

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  
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  
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諛諧自任  
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  
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  
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  
可知也實恐遠人輕笑中國宜卽行罷免別選賢才又  
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  
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  
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

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爲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旣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范仲淹薦其才召試爲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蠟故紙公錢召妓樂間多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遂出國方者十餘人世以爲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旣放廢寓于吳中其友人韓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絕親交舜欽報書曰蒙開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梓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讐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

後爲快來者徃徃鈞贖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  
希矣故閉戶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  
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汨於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  
實亦少避機穽也况血屬之多資入之薄持國見之矣  
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常不與人接乎  
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徃使人人  
皆如持國則可不迫持國者必加釀惡言宣布上下使  
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  
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  
羸馬餓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閱亦  
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  
依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  
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  
起靜院明窓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泛  
小舟出盤閭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清茶野釀足  
以銷憂尊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  
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吾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  
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  
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爲

然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  
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  
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  
我尸轉溝洫肉餒豺虎而後以爲安所義何其忍耶詩  
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急難必相拯救後章  
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  
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  
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磨雖古人所不  
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二年得湖州長史卒舜  
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

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酣酒  
落筆爭爲人所傳及謫死世尤惜之妻杜氏有賢行兄  
舜元字子翁爲人精悍任氣節爲歌詩亦豪健尤善草  
書舜欽不能及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尹源字子漸少博學彊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議  
論明辨果於有爲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卽過人初以  
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殿直舉進士爲奉禮郎累遷太  
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新鄭三縣通判涇州時知滄州  
劉渙坐專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渙爲主將部卒  
有罪不伏笞輒呼萬歲渙斬之不爲過以此謫渙臣恐

邊兵愈驕輕視主將所繫非輕也渙遂獲免嘗作唐說及叙兵十篇上之其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疆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疆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疆

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疆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主之請極其說唐太宗起艱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至治安以及後世視太宗由茲而興雖其聖不及而任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其下或不辨其姦下惑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敗也何哉夫君一臣衆大聖之君不相繼而出大姦之臣則世有之大聖在上則姦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勝臣之姦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然未至於失道猶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姦於是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有朱泚之變以至於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卽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豈有失道乎于時天下非無賢由君不能主聽也故至賢之主與夫失道之主其興其亡皆自取之此繫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繫乎臣者也然則唐之亡

非君之爲臣之爲也其叙兵曰唐杜牧當會昌中河朔用兵嘗爲文數篇上論歷代軍事利害繼以本朝制兵用將之得失下參以當時事機牧儒者位不顯其術未嘗試然識者謂牧知兵雖古名將不能過今觀牧所著大要究極當世之務不專徂古法使時君可行而易爲功此其善也今兵之利鈍所以與唐世異者唐自中世以來諸侯皆自募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討淮西青冀滄德澤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軍不過爲聲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今則不然國家患前世藩鎮之疆凡天下所募驍勇一萃於京師雖濱塞諸郡大者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御愚謂此可以施於無事時鎮中國服豪傑心苟戎夷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夫外所習尚皆疆場戰鬥勞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於將故勇勇而使之戰則多利內兵居京師日享安逸加之以賞賚未嘗服甲冑荷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若唐之失失於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疆故有驕將罕聞有驕兵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

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爲而不爲也然則爲今之計當如何曰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戰敵以內兵爲聲勢重邊將之任使專一軍之事而不得連州郡之勢斯可以獲近利而亡後害也餘文多不錄趙元昊寇定川堡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源是時通判慶州遺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以敗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不悅

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懷州卒

黃亢字清臣建州浦城人也母夢星殞于懷掬而吞之遂有娠少奇穎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得象奇之遊錢塘以詩贈處士林逋逋尤激賞時王隨知杭州奏禁西湖爲放生池亢作詩數百言以奉士人爭傳之亢爲人侏儒不飾小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學彊記爲文詞奇偉卒鄉人類其文爲十二卷號東溪集

黃鑑字唐卿與亢同鄉里少敏慧過人舉進士補桂陽監判官爲國子監直講同郡楊億尤善其文詞延置門



下由是知名累遷太常博士爲國史院編修官嘗詔館閣官後苑賞花而鑑特預召國史成擢直集賢院以母老出通判蘇州卒

楊蟠字公濟章安人也舉進士爲密和二州推官歐楊脩稱其詩蘇軾知杭州蟠通判州事與軾倡酬居多平生爲詩數千篇後知壽州卒

顏太初字醇之徐州彭城人顏子四十七世孫少博學有雋才慷慨好義喜爲詩多譏切時事天聖中亳州衛真令黎德潤爲吏誣搆死獄中太初以詩發其寃覽者壯之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是時有醫

許希以鍼愈仁宗疾拜賜巴西向拜扁鵲曰不敢亡師也帝爲封扁鵲神應侯立祠城西太初作許希詩指聖祐事以諷在位又致書叅知政事蔡齊齊爲言於上遂以聖祐弟襲封山東人范諷石延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劇飲不循禮法後生多慕之太初作東州逸黨詩孔道輔深器之太初中進士後爲莒縣尉因事忤轉運使投劾去久之補閬中主簿時范諷以罪貶同黨皆坐斥齊與道輔薦太初上其嘗所爲詩召試中書言者以爲此嘲譏之辭遂報改臨晉主簿前此有太常博士宋武通判同州與守爭事恚死守憾之拮搆其子以罪發狂亦

死父子寓骨僧舍時守方貴顯無敢爲直寃太初因事  
至同州葬武父子蘇舜欽表其事于墓左後移應天府  
戶曹參軍南京國子監說書卒著書號洙南子所居在  
鳧繹兩山之間號鳧繹處士有集十卷淳耀熙英二十  
卷子復嘉祐中本郡敦遣至京師召試舍人院爲奉議  
郎

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子  
及第尤工篆籀弱冠漢湘陰公召之忠恕拂衣遽辭去  
周廣順中召爲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改周易博士  
建隆初被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競於朝堂御史彈奏

忠恕叱臺吏奪其奏毀之坐貶爲乾州司戶參軍乘醉  
毆從事芑滌擅離貶所削籍配隸靈武其後流落不復  
求仕進多游岐雍京洛間縱酒跡弛逢人無貴賤輒呼  
苗有佳山水卽淹留決旬不能去或踰月不食盛夏暴  
露日中體不沾汗窮冬鑿河水而浴其傍凌漸消釋人  
皆異之尤善畫所圖屋室重復之狀頗極精妙多游王  
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醢豫張紈素倚於壁乘輿卽畫之  
苟意不欲而固請之必怒而去得者藏以爲寶太宗卽  
位聞其名召赴闕授國子監主簿賜襲衣銀帶錢五萬  
館於太學令刊定歷代字書忠恕性無檢局放縱敗度

上憐其才每優容之益使酒肆言謗譎時擅鬻官物取其直詔減死決杖流登州時太平興國二年已行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今逝矣因培地爲穴度可容其面俯窺焉而卒槥葬於道側後累月故人取其尸將改葬之其體甚輕空空然若蟬蛻焉所定古今尚書并釋文竝行於世

宋史卷四百四十二終

宋史卷四百四十三

列傳第二百二

皇明朝剛大夫國子監祭酒方從哲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經筵事都總裁脫脫著修

勅重校刊

文苑五

梅堯臣

江休復

蘇洵

章望之

王逢

孫唐卿

黃庠楊真附

唐庚

兄伯虎附

文同

楊傑

賀鑄

劉涇

鮑由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四十三

列傳

黃伯思

梅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爲詩以深遠古淡爲意間出奇巧初未爲人所知用詢蔭爲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差賞之爲忘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脩與爲詩友自以爲不及堯臣益刻厲精思苦學繇是知名於時宋興以詩名家爲世所傳如堯臣者蓋少也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會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也世以爲知言歷德興縣令知建德襄城縣監湖州稅僉書忠武鎮安判官監

永豐倉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爲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預修唐書成未奏而卒錄其子一人寶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廟堯臣預祭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堯臣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游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詼嘲譏刺託於詩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名重於時如此

江休復字隣幾開封陳留人少彊學博覽爲文淳雅尤善於詩喜琴奕飲酒不以聲利爲意進士起家爲桂陽

監藍山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獻其所著書召試爲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坐預進奏院祠神會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通判睦州徙廬州復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勾院脩起居注累遷尚書刑部郎中卒休復外簡曠而內行甚飾事孀姑如母所與游皆一時豪俊爲政簡易嘗著神告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告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錄之著唐宜鑒十五

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旣出土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文多不可悉錄錄其心術遠慮二篇心術曰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不動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

百戰凡戰之道。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  
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  
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厲所以養其氣  
用人不盡其所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  
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  
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凡將  
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  
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  
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嶮鄧艾  
隨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國  
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  
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  
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  
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遷小利  
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  
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  
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  
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斂而置之彼將強  
與吾角柰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  
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

也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遠慮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

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則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其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

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縱公至於  
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惟留侯鄼侯二人唐太宗之  
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  
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  
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  
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  
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  
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無機  
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  
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  
機者創業之君所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  
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  
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  
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  
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  
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旣治矣而又以霍光遺  
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  
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  
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  
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



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下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溘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憂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惴惴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

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執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于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脩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脩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

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秘書省校書郎  
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  
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  
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  
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  
誣以贓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  
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劾卒脫  
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太祝大  
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脩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  
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會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  
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  
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  
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脩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  
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  
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  
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  
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二十卷  
王逢字會之太平州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巖仕唐爲驍  
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  
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而以身歸行密授以湖州

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入王居巖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子孫仕無顯者至逢博學能屬文尤長於講說少舉進士不中去教授蘇州學者嘗數百人晚始登第補南雄州軍事判官歸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瑋從學事之甚謹岐國公主旣降瑋爲逢求遷官且有命逢辭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逢爲人樂易篤於朋友與胡瑗最善喜著書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無子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年十七以書謁韓琦琦甚器之與黃庠楊真自景祐以來俱以進士爲舉首有名一時唐卿初中第通判陝州於吏事若素習民有毋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毋之不得祔盜毋之喪而同喪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以聞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詔賻其家

黃庠字長善洪州分寧人博學強記超敏過人初至京師就舉國子監開封府禮部皆爲第一比引試崇政殿以疾不時入天子遣內侍卽邸舍撫問賜以藥劑是時

庠名聲動京師所作程文傳誦天下聞於外夷近世布衣罕比也歸江南五年以病卒

楊寘字審賢察之弟少有雋才慶曆二年舉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帝臨軒啓封見名喜動于色謂輔臣曰楊寘也遂擢第一公卿稱賀爲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特詔賻恤其家先是其友夢寘作龍首山人寘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稍爲宗子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

坐貶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宮

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爲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閎俗存舊內前行諸篇時人稱之有文集二十卷子文若自有傳庚兄弟五人長兄瞻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儒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丞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僦舟遇江漲聲搖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

伯虎超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歎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元符二年庚以貢舉事繫獄臨邛語連伯虎及庚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性真率無威儀人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爲不可及伯虎仕於四方每數年一歸不過旬日復去後卒于家有子二人

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

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奇之致書同

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司馬光蘇軾尤敬重之軾同之從表弟也同又善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門同厭之投縑於地罵曰吾將以爲鞞好事者傳之以爲口實初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陵州又知洋州元豐初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嘗與同同爲館職見同京南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乎與子話公度意以話爲畫明日再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有言非

畫也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卽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

楊傑字次公無爲人少有名于時舉進士元豐中官太常者數任一時禮樂之事皆預討論嘗議玉牒帝系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爲始祖無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又請孝惠賀后淑德尹后章懷潘后皆祖宗首納之后孝章宋后嘗毋儀天下升祔之禮久而未講宜因慈聖光獻崇配之日并四后神主附于祖宗廟室斷天下之大疑正宗廟之大法由是四后始得升祔神宗

詔秘書監劉几禮部侍郎范鎮議樂几請命傑同議言大樂七失竝圖上之神宗下几鎮參定鎮不用傑議自制樂成詔褒之元豐末晉州教授陸長愈言近封子而軻鄒國公宜春秋釋奠與顏子竝配下太常議傑與少卿葉均博士盛陶王古辛公佐以謂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軻竝配非是禮部復言自唐至今以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一賢從祀豈必同時人詔從禮議哲宗卽位議樂又用范鎮說傑復破鎮樂章曲名宮架加磬十六鐘磬之非又論鎮以黑黍用秬制律銅量叩之不合黃鐘以世無真黍用太府尺爲樂尺下舊樂

三律詳具樂志傑在神宗時與鎮異議至是復攻之鎮之樂律卒不用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出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卒年七十自號無爲子有文集二十餘卷樂記五卷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孝惠皇后之族孫長七尺面鐵色眉目聳拔喜談當世事可否不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小不中意極口詆之無遺辭人以爲近俠博學強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尤長於度曲掇拾人所棄遺少加釁括皆爲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温庭筠常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客致之鑄或從或不從其所不欲見中不貶也初娶宗女隸籍右選監太原工作

有貴人子同事驕倨不相下鑄廉得盜工作物屏侍東閉之密室以杖數曰來若某時盜某物爲某用某時盜某物入于家然乎貴人子惶駭謝有之鑄曰能從吾治免白髮卽起自袒其膚杖之數下貴人子叩頭祈哀卽大笑釋去自是諸俠氣力頡頏者皆側目不敢仰視是時江淮間有米芾以魁岸奇譎知名鑄以氣俠雄爽適相先後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論辯鋒起終日各不能屈談者爭傳爲口實元祐中李清臣執政奏揆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境以尚氣使酒不得美官悒悒

不得志食宮祠祿退居吳下稍務引遠世故亦無復軒  
輒如平日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一字誤以是杜  
門將遂其老家貧貸于錢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秋  
毫不以巧人鑄所爲詞章往往傳播在人口建中靖國  
時黃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爲似謝玄  
暉其所與交終始厚者惟信安程俱鑄自哀歌詞名東  
山樂府俱爲序之嘗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之後且推  
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爲姓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  
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爲賀氏慶湖亦  
轉爲鏡當時不知何所據故鑄自號慶湖遺老有慶湖

遺老集二十卷

劉涇字巨濟簡州楊安人舉進士王安石薦其才召見  
除經義所檢討久之爲太學博士罷知咸陽縣常州教  
授通判莫州成都府除國子監丞知處號真坊四州元  
符末上書召對除職方郎中卒年五十八涇爲文務奇  
恠語好進取多爲人排斥屢躓不伸同時有鄭少微者  
字明舉成都人也與涇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  
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舉進士嘗從王安石學又親  
炙蘇軾故其文汪洋闕肆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工部  
員外郎居無何以不合去責監泗州轉般倉歷河東福



建路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爲郎以言者罷提  
點元封觀起知明州又知海州復奉祠卒年五十六嘗  
註杜甫詩有文集五十卷

黃伯思字長睿其遠祖自光州固始徙閩爲邵武人祖  
履資政殿大學士父應求饒州司錄伯思體弱如不勝  
衣風韻洒落飄飄有凌雲意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誦書  
千餘言每聽履講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嘗夢孔  
雀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以履任爲假承務郎甫冠  
入太學校藝屢占上游履將以恩例奏增秩伯思固辭  
履亦奇之元符三年進士高等調磁州司法參軍久不

任改通州司戶丁內艱服除除河南府戶曹參軍治河刻  
不勞而辨秩滿留守鄆河武辟知右軍巡院伯思好古  
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漢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  
製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書討  
論備盡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待詔王著續正法帖  
伯思病其乖僞麗雜考引載籍咸有依據作刊誤二卷  
由是篆隸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絕得其尺牘者多  
藏弄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脩官兼六典檢閱  
文字改京稊諱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掌管箋奏以  
脩書恩升朝列擢秘書省校書郎幾遷秘書郎縱觀冊

府藏書至忘寢食自六經及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天官  
地理律曆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凡詔講明前世典章文  
物集古器考定真贗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館閣  
諸公自以爲不及也踰再考丁外艱宿抱羸瘵因喪尤  
甚服除復舊職伯思頗好道家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  
及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  
而書之不踰月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伯思學問慕楊  
雄詩慕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騷一卷二  
子詔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仍右  
從事郎福州懷安尉哀伯思平日議論題跋爲東觀餘

論三卷

宋史卷四百四十二終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

列傳第二百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鎮軍國重事兼中書右丞相兼殿前都指揮使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文苑六

黃庭堅

晁補之

弟諱秦觀

張來

陳師道

李廌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呂南公

郭祥正

米芾

劉誥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彥

朱長文

劉侁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  
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爲一日  
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舉四京學官第文爲優  
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蘇軾嘗見  
其詩文以爲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  
是聲名始震知太和縣以平易治時課頒鹽筴諸縣爭  
占多數太和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哲宗立召爲校書  
郎神宗實錄檢討官踰年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實  
錄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艱庭堅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

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除服爲  
秘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  
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  
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既而院吏考  
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  
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  
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  
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爲骫法以親嫌遂移戎州  
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從之游講學不倦凡  
經旨授下筆皆可觀徽宗卽位起監鄂州稅僉書寧國

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得知  
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龍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  
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所作  
荆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宣州三年徙永  
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  
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學甫而不爲者善行草書楷法  
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  
爲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  
堅配軾故稱蘇黃軾爲侍從時舉堅自代其詞有環偉  
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

此初游瀟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晁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懿  
之曾孫也父端有王於詩補之聰敏強記纔解事即善  
屬文王安國一見奇之十七歲從父官杭州倅錢塘山  
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  
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絕人遠  
甚必顯於世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  
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於經術者可革浮薄調澧州  
司戶參軍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爲太學正李清臣

薦堪館閣召試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秘閣校理  
通判揚州召遷爲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羣盜  
晝掠塗巷補之默得其姓名囊橐皆審一日宴客召賊  
曹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竟悉擒以來一府爲徹警坐脩  
神宗實錄失實降通判應天府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州  
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旣至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  
中兼國子編脩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爲諫官管師仁所  
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象徙湖州密  
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忘  
情仕進慕陶潛爲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  
卒年五十八補之才氣飄逸嗜學不知倦文章溫潤典  
綉其凌麗奇卓出於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  
詠爲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  
仁厚勇略吏爲五管郡守及脩海上諸郡武備議者以  
爲通達世務從弟詠之

詠之字之道少有異才以蔭入官調揚州司法叅軍未  
上時蘇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  
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乃具叅軍禮入謁軾下堂  
挽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  
誦其文爲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事罷官久之

爲京兆府司錄事秩滿提點崇福宮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已意合見蘇軾於徐爲賦黃樓軾以爲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爲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遷正字而復爲兼國史院編脩官上日有硯墨噐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監

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覲字少章覲字少儀皆能文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爲文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三歎之

聲弱冠第進士歷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縣丞入爲太  
學錄范純仁以館閣薦試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秘書  
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  
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  
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爲通判黃州知  
兗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  
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來在潁聞蘇軾計爲舉  
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  
自便居陳州未儀觀甚偉有雄才筆力絕健於騷詞尤  
長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歿未獨存士人就  
學者衆分日載酒箴飲之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  
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氏皆  
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  
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  
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  
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滄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颺怒之  
爲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  
若是執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  
西竭下蒲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  
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



夫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  
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  
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  
閑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  
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脩撰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  
六蚤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  
也留受業歷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  
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  
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  
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  
軾改教授穎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  
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愠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秘書  
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斂之師道高介有  
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  
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  
去今存者則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與學至行或  
莫之聞也嘗銘黃樓曾子固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  
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  
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

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常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穎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李鷹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鷹六歲而孤能自奮立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黃州贊文求知軾謂其筆

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  
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廌再拜受教而家素貧三世  
未葬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學而親未葬何以  
學爲旦而別軾將客游四方以歲其事軾解衣爲助又  
作詩以勸風義者於是不數年盡累世之喪三十餘柩  
歸定華山下范鎮爲表墓以美之益閉門讀書又數年  
再見軾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  
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呂大防歎曰有司試藝  
乃失此奇才耶軾與范祖禹謀曰廌雖在山林其文有  
錦衣玉食氣棄奇寶於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義

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軾亡廌哭之慟曰吾  
愧不能死知已至於事師之勤渠敢以生死爲間即走  
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  
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  
者爲慄中年絕進取意謂頴爲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  
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卒年五十一廌喜論古今  
治亂條暢曲折辯而中理當喧溷倉卒間如不經意聊  
睨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求言上忠諫書忠厚論并獻  
兵鑿二萬言論西事朝廷擒羌酋鬼章將致法廌深論  
利害以爲殺之無益願加寬大當時違其言

劉恕字道源筠州人父渙字疑之爲穎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脩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以壽終恕少穎悟書過目卽成誦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唐書閱月皆歸之詣丞相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對恕在鉅鹿時召至府重德之使講春秋殊親帥官屬往聽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召者才數十人恕以春

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異之擢爲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國子試講經復第一遂賜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發強擿伏一時能吏自以爲不及恕爲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恕獨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數轉運使深文峻詆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脩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

劉恕耳卽召爲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謬最爲精詳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實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絕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失無所隱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求監去而康軍酒以就養許卽官脩書光判西京

御史臺恕請詣光留數月而歸道得風攣疾右手足廢然苦學如故少間輒脩書病亟乃止官至秘書丞率年四十七恕爲學自曆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借司馬光游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爲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王

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爲通鑑外紀家素貧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穎悉封還之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好攻人之惡每自頌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終不能改也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劣官其子義仲爲郊社齋郎次子和仲有超軼材作詩清奧刻厲欲自成家爲文慕石介有俠氣亦蚤死

正無咎字補之建昌南城人第進士爲江都儀真主簿

天台令棄而從王安石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後謫南康主簿已又棄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之去來常數百人王安石爲政無咎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游有卜鄰以考經質疑者然與人寡合常閉門治書惟安石言論莫逆也安石上章薦其文行該備守道安貧而久棄不用詔以爲國子直講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

蔡肇字天啓潤州丹陽人能爲文最長歌詩初事王安石石見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戶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爲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爲衛尉

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爲戶部員外郎兼編  
脩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當  
國引爲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前此試三題  
率以宰相上馬爲之候掌援筆立就不加潤飾商英讀  
之擊節纔踰月以草御史辛義責詞不稱罷爲顯謨閣  
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包藏異意非議粹雍以爲不  
當立奪職提舉洞霄宮會赦復之卒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俊警異甚有司方以詩  
賦取士格非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遂登  
進士第調冀州司戶叅軍試學官爲鄆州教授郡守以

其貧欲使兼他官謝不可入補太學錄再轉博士以文  
章授知于蘇軾常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  
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爲知言紹聖立局  
編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及執政意通判廣信軍有  
道士說人禍福或中出必乘車昨俗信惑格非遇之塗  
叱左右取車中道士來窮治其姦杖而出諸境召爲校  
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  
罷卒年六十一格非苦心工於詞章陵轍直前無難易  
可否筆力不少滯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  
能工且晉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

去來辭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拔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氏拱辰孫女亦善文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

呂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於書無所不讀於文不肯綴緝陳言熙寧中士方推崇馬融王肅許甚之業剽掠補拆臨摹之藝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意益著書且借史筆以褒善貶惡遂以袞斧名所居齋嘗謂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辯而已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賤而爲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元祐初立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上疏稱其讀書爲文不事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師表科一時廷臣亦多稱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遺文曰灌園先生集傳於世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毋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方擅名一時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舉進士熙寧中知武岡縣僉書保信軍節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安石處畫有



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神宗覽而異之一日問安石  
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  
恥爲小臣所薦因極口陳其無行時祥正從章惇察訪  
辟聞之遂以殿中丞致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  
棄去隱于縣青山卒

米芾字元章吳人也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浚光  
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太常博士知無爲軍召爲書畫  
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擢禮  
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年四十九芾爲文奇險不蹈  
襲前人軌轍特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盡

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眞不可辨精於鑒  
裁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王安石嘗摘  
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  
立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  
器所爲譎異時有可傳笑者無爲州治有巨石狀奇醜  
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爲兄又  
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因嘗奉詔做黃庭小楷作周  
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人以爲寵子  
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小米仕至兵部  
侍郎敷文閣直學士

劉詵字應伯福州福清人中進士第歷莆田主簿知廬  
江縣崇寧中爲講議司檢討官進軍器大理丞大晟府  
典樂詵通音律嘗上歷代雅樂因革及宋制作之音故  
委以樂事又言周官大司樂禁淫聲慢聲蓋孔子所謂  
放鄭聲者今燕樂之音失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鄙俚  
恐不足以召和氣宋火德也音尚徵徵調不可闕臣按  
古制旋十二宮以七聲得正徵一調惟陛下裁取徽宗  
曰卿言是也五聲闕一不可徵招角招爲君臣相說之  
樂此朕所欲聞而無言者卿宜爲朕典司之他日禁中  
出古鍾二詔執政召詵按於都堂詵曰此與今太簇太

呂聲協命取大晟鐘扣之果應又曰鐘擊之無餘韻不  
如石聲詩所云依我磬聲者言其清而定也復取以合  
之聲益諧歷宗正鴻臚衛尉太常寺少卿纂續因革禮  
奉詵居母喪盡禮有雙芝生墓側人以爲孝感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卅角能屬文博學強記年十五  
試太學第一遂擢進士調廬陵尉信陽教授入爲太學  
正秘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司勳左司員外郎朝廷議  
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爲固位計皆心知不可無敢  
一出口濤獨言其非且曰景德以來遼守約不犯邊盟  
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毋輕

議以詒後患王黼怒曰君敢沮軍事耶於是言者論其  
鼓唱撰造貶監朝臣縣酒稅再徙茶陵船場李年三十  
九死之明年金人犯關朝廷憶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  
集傳於世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南康長垣尉泗川錄  
事叅軍用陸佃薦爲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檢法  
好古博學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彝彝皆  
能考定世次辯測欵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紹聖  
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  
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駒鳥魚爲文著帝王受命

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斲肪不可治珣法中絕真秦  
李斯所爲不疑議由是定元符三年病痺遂致仕既歸  
老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間雅善畫自作山莊圖爲世寶  
傳寫人物尤精識者以爲顧凱之張僧繇之亞襟度超  
軼名士交譽之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然因畫爲  
累故世但以藝傳云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疎雋少檢不爲州里推重而博  
涉百家之書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餘萬言神宗異  
之命侍臣讀於邇英閣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命  
爲正居五歲不遷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

縣還爲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秘書省正字  
歷校書郎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  
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畢禮書復留之踰年  
乃知龍德府徙明州入拜秘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  
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府徙處州卒年六十六贈宣奉大  
夫邦彥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  
於世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年未冠舉進士乙科以病足  
不肯試吏築室樂園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至  
莫不先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以不到樂園爲恥  
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衆元祐中起教授於鄉召  
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元符初卒哲宗知其清博  
絹百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爲辯說又著琴史而序其略  
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  
豈虛文哉蓋立志如此

劉弇字偉明吉州安福人兒時警穎日誦萬餘言登元  
豐二年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知嘉州峨眉縣  
改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于南郊弇進南郊大禮賦哲  
宗覽之動容以爲相如子雲復出除秘書省正字徽宗  
卽位改著作佐郎實錄檢討官以疾卒于官弇性嗜酒

不事拘檢爲文辭剗剔瑕類卓詭不凡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爲廬陵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爲一代儒宗繼之者弇也其相推重如此云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終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

列傳第二百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上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巨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院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文苑七

陳與義 汪藻 葉夢得 程俱

張嶠 韓駒 朱敦儒 葛勝重

熊克 張卽之

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希亮始遷洛故爲

洛人與義天資卓偉爲兒時已能作文致名譽流輩歛  
衽莫敢與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開德府教授累  
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及金人入汴  
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久之召爲兵部  
員外郎紹興元年夏至行在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拜  
吏部侍郎尋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爲給事中駁  
議詳雅又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  
宰相有不樂與義者復用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六年  
九月高宗如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七年正  
月參知政事唯師用道德以輔朝廷務尊主威而振綱  
紀時丞相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  
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上曰今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  
還若不與金議和則無可還之理與義曰若和議成豈  
不賢於用兵萬一無成則用兵必不免上曰然三月從  
帝如建康明年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復以資政殿學士  
知湖州陞辭帝勞問甚渥遂請開提舉臨安洞霄宮十  
一月卒年四十九與義容狀儼恪不妄言笑平居雖謙  
以接物然內剛不可犯其薦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士  
以是多之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遠紆餘高舉橫厲上  
下陶謝韋柳之間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

上云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第調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群臣皆賡進惟藻和篇衆莫能及時胡伸亦以文名人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尋除九域圖志所編脩官再遷著作佐侍郎時王黼與藻同舍素不咸出通判宣州提點江州太平觀投閑凡八年終黼之世不得用欽宗卽位召爲屯田員外郎再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踐祚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免爲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觀明年復召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縉紳艷之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寢成外重之勢且陳所以待將帥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觀以來貨結權倖奴事闒宦與開邊誤國得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秘閣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近稍鐫褫而遷延恩宥又當甄復盍依國初法止中大夫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以顏真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

烈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  
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  
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曆何以示  
來世乞卽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  
辰以來詔旨爲日曆之備制可史館旣開修撰綦崇禮  
言不必別設外局乃以郡人顏經投匭懇其敷糴軍食  
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予祠六年  
修撰范冲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藻纂修事復中止恐  
遂散逸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史館修撰餐錢聽辟  
屬編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

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進官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  
秩有差藻升顯謨閣學士遣使賜茶藥尋知徽州逾年  
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爲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累  
赦不宥二十四年卒秦檜死復職官二子二十八年徽  
宗實錄成書右僕射湯思退言藻嘗纂集詔旨比修實  
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詔贈端明殿學士藻  
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群書老不釋卷尤喜讀  
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爲制詞人多  
傳誦子六人恬恪愴怛慄愴

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徃行



談論疊疊不窮紹聖四年登進士第調丹徒尉徽宗朝  
自婺州教授召爲議禮武選編修官用蔡京薦召對言  
自古帝王爲治廣狹小大規模各不同然必自先治其  
心者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  
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  
或陷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  
顛倒易位而况求其功乎上異其言特遷祠部郎官大  
觀初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  
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  
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  
以爲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  
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陛  
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  
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  
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  
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  
議論與朝廷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  
爲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  
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爲先二年累遷翰林學士極  
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衆人補

郡蔡京初欲以童貫宣撫陝西取青唐夢得見京問曰  
祖宗時宣撫使皆是見任執政文彥博韓絳因此卽軍  
中拜相未有以中人爲之也豐末神宗欲命李憲雖王  
珪亦能力爭此相公所見也昨八寶恩遽除貫節度使  
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救今又付以執政之任  
使得青唐何以處之京有慙色然卒用貫取青唐三年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職提舉洞霄宮政和五  
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移帥潁昌府發常平粟  
振民常平使者劉寄惡之宦官楊戩用事寄括部內得  
常平錢五十萬緡請鑿粳米輸後死以媚戩戩委其屬  
持御筆來責以米樣如蘇州夢得上疏極論潁昌地力  
與東南異願隨品色不報時旁郡糾民輸鐵就糴京師  
怨聲載道獨潁昌賴夢得得免李彥括公田以黥吏告  
訐籍郊城舞陽隱田數千頃民詣府訴者八百戶夢得  
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悅戩彥交怒尋提舉南京  
鴻慶宮自是或廢或起逮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  
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  
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爲重氣  
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  
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

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  
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  
以備退保疏人不報既而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奏  
監司州縣擅立軍期司掎斂民財者宜罷上諭以兵食  
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  
之皆嫉夢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會州民有上  
書訟夢得過失者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  
士提舉中太一宮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克車駕巡幸頓  
遞使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  
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

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  
臯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  
偉諭才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雖  
陽受朝命陰與劉豫通夢得諭以福禍皆聽命及豫入  
寇卞擊敗之齊兵宵遁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  
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防江措畫八事一申飾邊備  
二分布地分三把截要害四約束舟船五團結鄉社六  
明審斥堠七措置積聚八責官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  
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  
民兵把截要害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進討金都元帥

宗弼犯含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見  
俊請速出軍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長江  
不可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金兵退屯昭關明  
年金復入寇遂至拓臯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  
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初建  
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權貨務所入不  
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  
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  
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  
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遂平寇  
五十餘群然頗與監司異議上章請老特遷一官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十八年卒湖  
州贈檢校少保

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閏甫恩  
補蘇州吳江主簿監舒州太湖茶場坐上書論事罷歸  
起知泗州臨淮縣累遷將作監丞近臣以譔述薦遷著  
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以病告  
老不俟報而歸建炎中爲太常少卿知秀州會車駕臨  
幸賜對俱言陛下德日新政日舉賞罰施置仰當天意  
俯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不然則宗社危而天下

亂其間蓋不容髮高宗嘉納之金兵南渡據臨安遣兵  
破崇德海鹽馳檄諭降俱率官屬棄城保華亭留兵馬  
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赴行在既至以病乞歸紹  
興初始置秘書省召俱爲少監奏修日曆秘書長貳得  
預脩纂自俱始時庶事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撫  
三館舊聞比次爲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  
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  
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  
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  
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財如

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  
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回而恢復乎武功大夫蘇易轉  
橫行俱論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  
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此以次遷轉之官也武  
臣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爲橫行不繫磨勘遷轉之  
列其除授皆頒特旨故元豐之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爲  
寄祿官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武臣獨不以寄祿官易  
之者蓋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臣官稱爲郎大夫遂并  
橫行易之爲轉官等級蓋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以開僥  
倖之門自改使爲大夫以來常調之官下至皂隸轉爲

橫行者不可勝數且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職輕重在朝廷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反是則輕輕則得者不以爲恩未得者常懷缺望此安危治亂所關也徐俯爲諫議大夫俱繳還以爲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昔唐元稹爲荆南判司忽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監軍崔潭峻之所引也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爲警策臣恐外人以此爲疑仰累聖德陛下誠知衛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後

二日言者論俱前葉秀州城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父之除徽猷閣待制俱晚病風痺秦檜薦俱領史事除提舉萬壽觀實錄院修撰使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年六十七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于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畏避其爲文典雅閎奧爲世所稱

張嶠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調唐州方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劉子羽薦于川陝宣撫使張浚辟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五年召對嶠上疏曰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今士氣稍振乘其銳而用

之固無不可然兵疲民勞若便圖進取似未可遽臣竊  
謂爲今日計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與屯田以爲久  
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  
荆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軼多出此塗願速擇良將  
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六  
年地震嶠奏比年以來賦歛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擠  
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震之異殆或爲此願深思變異  
之由修政之闕致民之安七年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  
再遷著作郎嶠因對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  
今無元帥一年矣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  
捍外侮則可至於撫循斯民則非所能辦也宜於前宰  
執中擇其可以任川事者委任之然川屬繫國利害非  
腹心之臣不可今早得一賢宣撫使爲要又言自駐蹕  
吳會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荆南爲意今宜亟選儒臣有  
牧御之才者爲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  
以爲保固之資益重上流之勢旣而何掄以刊改神宗  
實錄得罪語連嶠出爲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畧曰古  
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在  
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陛下渡江十年矣  
外有勍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

言者多矣今皆以爲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爲當然而更爲迂闊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爲今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寢成也九年除司勳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噪所進者播之四方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論王德收復宿亳兩郡乃擅退軍使岳飛勢孤金人猖獗授承

宣防禦使何應罰而反賞封還詞頭乞罷已降轉官指揮未幾右正言万俟卨論噪爲侍從日薦引非才以酬私恩邊報始至託疾家居由是罷去頃之起知衢州除敷文閣待制爲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時方脩好息兵朝廷講稽古禮文之事噪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上將召用會疽發背卒年五十三子昌時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尋坐爲蘇氏學謫監華州蒲城縣市易務知洪州分寧縣召



爲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駒言國家祠事歲一百十有八用樂者六十有二舊撰樂章辭多牴牾於是召三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圓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作宣和五年除秘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入謝上曰近年爲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之體且盤詰具在寧若是乎駒對若止作制誥則粗知文墨者皆可爲先帝置兩省豈止使行文書而已上曰給事實掌封駁駒奏舍人亦許繳還詞頭上曰自今朝廷事有可論者一切繳來尋兼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爲時所推未幾復坐鄉黨論學以集英殿修撰提

舉江州太平觀高宗卽位知江州紹興五年卒于撫州進一官致仕贈中奉大夫與遺澤三人駒嘗在許下從蘇轍學評其詩似儲光羲其後由宦者以進用頗爲識者所薄云子遜遊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父勃紹聖諫官敦儒志行高潔雖爲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師將處以學官敦儒辭曰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願也固辭還山高宗卽位詔舉草澤才德之士預選者命中書策試授以官於是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召之敦儒又辭避亂客南雄州張浚奏赴軍前計議弗起紹興

二年宣諭使明橐言敦儒達治體有經世才廷臣亦多稱其靖退詔以爲右廸功郎下肇慶府敦遣請行在敦儒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翼宣中興譙定召於蜀蘇庠召於浙張自牧召於長蘆莫不聲流天京風動郡國君何爲棲茅茹藿白首巖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旣至命對便殿論議明暢上悅賜進士出身爲秘書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會右諫議大夫汪勃劾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高宗曰爵祿所以厲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侍從武臣便至節鉞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敦儒遂罷

十九年上疏請歸許之敦儒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時秦檜當國喜獎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子熺亦好詩於是先用敦儒子爲刪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檜死敦儒亦廢談者謂敦儒老懷慈犢之愛而畏避竄逐故其節不終云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杭州司理參軍林希薦試學官及詞科俱第一除兗州教授入爲太學正上幸學多獻頌者勝仲獨獻賦上命中書第其優劣勝仲爲首差提舉議曆所檢討官兼宗正丞始朝廷以從臣提舉議曆所至是代以郭天信勝仲力請

罷之稍遷禮部員外郎會御史中丞石公弼言僖宗原廟增置殿室違元豐之舊詔禮官議勝仲建言予而復奪在常人猶難之況在天之靈乎議者非之責知歙州休寧縣復召爲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時朝廷命諸生習雅樂樂成進一官遷太常卿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脩嘗哀集爲書凡百篇號太常因革禮詔勝仲續之增爲三百卷詔藏太常及建春宮以勝仲兼諭德勝仲爲仁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採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徙太常少卿除國子祭酒尋知汝州李公括田破產者衆勝仲

請蠲不當括者彥怒劾勝仲上寢其奏改湖州尋徙鄧州朱勔先求白雀之屬勝仲不與至是媒孽其短罷歸建炎中范宗尹爲相凡前日以朋附被罪遠貶者咸赦還復知湖州時群盜縱橫擊擄諸郡勝仲修城墉作戰艦閱士卒賊知有備引去歲大饑發官廩振之民賴以濟紹興元年丐祠歸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文康子立方官至侍從孫邲爲右相自有傳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翠羽雀翔臥內克幼而翹秀旣長好學善屬文郡博士胡憲器之日子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章顯紹興中進士

第知紹興府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趣以應  
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亡  
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輝行縣  
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為表  
薦之人為提轄文思院嘗以文獻曾覲覲持白于孝宗  
喜之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甚異之因奏曰  
翰院清選熊克小臣不由論薦而得無以服衆論請自  
朝廷召試然後用之上曰善乃以為校書郎累遷學士  
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論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  
燕閒可論治道克自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  
雖講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為守以守為攻當  
和好之時為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為也邊備既實  
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於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  
且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犯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  
若犯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墾田  
脩堰教民兵為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即江陰建水軍緩  
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  
衝多效攘置一巡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  
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  
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

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中莞樞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爲苞苴矣又賸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指削帝嘉其有志召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克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家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張卽之字溫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務郎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監平江府糧料院丁父憂服除監臨安府樓店務丁母憂服除監臨安府龍山稅寧國府城下酒麴務簽書荆門軍判官廳公事烏程丞特差簽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提領戶部犒賞酒庫所幹辦公事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行在檢點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監尚書六部門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主管文字添差通判揚州改鎮江又改嘉興將作監簿軍器監丞司農寺丞知嘉興未赴以言者罷丐祠主管雲臺觀引年告老特授直秘閣致仕寶祐四年

制置使余曠入蜀以讒劾閬州守王惟忠於是削惟忠  
五官沒入其資下詔獄鍛鍊誣伏坐棄市惟忠臨刑謂  
其友陳大方曰吾死當上愬于天七揮刃不殊血逆流  
卽之雖聞居移書言於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  
又使從孫士倩娶惟忠孤女未幾似道人相中書舍人  
常挺亦以爲言景定元年給還首領以禮改葬復金壇  
田多卽之倡義云卽之以能書聞天下金人尤寶其翰  
墨惟忠字肖尊慶元之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

趙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建炎初大父暘以秘書少監  
出提點坑冶寓信州之玉山蕃以暘致仕恩補州文學

調浮梁尉連江主簿皆不赴爲太和主簿受知於楊萬  
里調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人以蕃爲直始蕃  
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  
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卽句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  
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家居  
連書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卽位以太社令與劉  
宰同召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秘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  
承議郎依前直秘閣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猶問學於  
朱熹旣耄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寬平  
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屢加引

薦蕃竟不受宰之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歸然獨存  
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吳旂乞錄  
其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  
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秘閣修撰鄭協等請諡乃  
諡文節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終

